

好男人爲何成爲珍稀動物？

井上靖、夏目漱石、大江健三郎等日本作家都不是非，講道理，毫不諱言他們國家上世紀侵華的事實。像村上春樹那樣，在德國那個什麼頒獎禮上，不忘借他的過期賭蛋和牆說三道四則從未見過，雖然明知他一時得意，沒話找話說，大家也不會看作一回事。

好幾屆諾貝爾獎很多人看好他，才真是不明所以，儘管他粉絲多，天天爲他敲鑼打鼓，還是始終入不了圍，可見評判眼睛雪亮，心中自有尺碼，不一定依從大眾口味；作為讀者，我算是小眾了，讀他的作品，還是因為有個小友迷他迷得要緊，好奇心驅使之下，才撥出閱讀松本清張的時間，看了他的《挪威的森林》和《O86》，前者語不驚人誓不休，還可以說離經叛道得來，有點令人驚艷的異色，後者則大而無當了，同一情節，由不同人物再三重複，囉嗦得像老人說夢，難得小說面世期間，還是諾貝爾獎開得火紅火熱，有人幾乎認爲問鼎非他莫屬，結果大「熱」倒灶，他的小友粉絲失望，卻在我意料之中。

琴台聚客

胡野秋

都市裡的女人現在常常感歎：好男人越來越少了。

感嘆匯聚在一起，伴着汽車尾氣，罩住天空，形成環保指數不高的大氣層，難怪現在的天經常灰濛濛的。透過被污染的雲層看下去，好男人真的稀有，即使有幾個，也像可憐的綿羊，迷失在無草的原野。

其實男人心內另有苦楚。好男人聽起來好聽，做起来難做。

沒錢的男人自不必說，女人是不屑一瞥的。他們低着頭，企圖能有一次被「錯愛」的經歷，但也只是企圖而已，生活不是電視劇，沒有那麼多荒誕不經。所以他們注定不會成功。

有錢的男人又怎樣？每天應付客戶和債務，回到家便得面對拷問。在他的女人面前，每一個電話都變得可疑，每一條信息都牽動着好幾根神經。女人喜歡影星歌星以及各色各樣的明星，男人連一個名字也叫不上來，於是女人失望，跟一個沒有情趣的男人生活是多麼沒勁。

所以女人大概應該明白一點點，好男人的日漸珍稀，與她們脫不開干係。直白地說，好男人是在女人的關懷下成長起來的。

男人需要關懷，似乎是個軟弱的话题。

但到了時下，不談不行了。一個問題到了不談不行的程度，實在比較危險。

怕對號入座，說遠點。作為文人的魯迅自然是「成功人士」，但他幸虧沒生在今天，不然誰願跟一個被政府封殺的靠寫字爲生的老頭子顛沛流離。魯迅一生沒買過一套商品房，文章全在租住的亭子間寫出。當然更沒買車，到各地講學也是

村上這棵春樹

村上這棵春樹，總有個特殊嗜好，就是對任何美國大小商品的資料，引述得比生產商還詳盡，雖然新派的日本作家都略有此傾向，就是不如村上愛得入心入肺，涉及小說中人物生活，絕少看到什麼東洋風格，哈日幫喜愛的壽司清酒，在他小說中從未提及，大宴小飲不離洋酒咖啡可樂，小說中人物的起居習慣品味全盤西化，只看西洋譯本的話，還以為作者是洋人，不是老村爲了外銷大作，刻意營造符合洋人胃口就不得而知了。真有點懷疑他創作小說時，案頭一定滿放各種西方商品說明書，再經「生花妙筆」潤飾重組出土，諾貝爾評判諸公看他大作，就怕沒有這個閱讀能耐。

村上有些短篇寫來也有如試筆熱身，心不在焉，往往結尾草草收場，不了了之。人在盛名中走運，真是沒話好說。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踏入充滿濃異國風情的延世大學校園，迎面就見到哥德式的大教堂，沿着旁邊的大道向前延伸，出現一條美麗的銀杏大道，轉黃的銀杏就在眼前赫然展開，漫步其中，忽然驚覺，竟然有學校的秋天是如此漂亮誘人！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延大靠近馬路的主要建築佔地遼闊，外表氣派雄偉，富有設計感，其內部也教人震驚，進入延大的主建築，映入眼簾的是挑高的空間、寬敞不已的大廳，天花板更以玻璃取代傳統水泥，任由陽光恣意灑下，讓室內明亮不已。

年輕韓流文化

除了可以感受青春校園的氣息，還可以悠悠散步，遶闊的步道上，是一片誘人的美麗金黃，少了喧囂，多了份寧靜，實爲參觀遊覽的好景點。

弘益大學是韓國最負盛名的藝術院校，位於首爾市中心位置，是年輕與活力的代表地，藝術愛好者們聚集於此交流創作。漸漸地，「弘大」一詞不僅指一所大學，而且包括了弘益大學周邊街區，接連新村火車站與梨花女子大學的商圈，合稱爲大學生流行文化的中心。

毫無疑問，韓國的年輕人代表着韓國未來發展，他們喜愛最新的高科技產品，擁有無限創意及時尚觸覺，這些青少年和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首爾的大學附近建立了獨特的潮流文化，不僅影響着韓國，這股風氣亦蔓延至亞洲其他國家。

寫詩和煲湯

哪個角落可以買到最新鮮便宜的蔬菜，哪個超市可以買到物美價廉的雞蛋和豆腐，以及哪裡又可以買到打折的衣服鞋子等等。

我一直記得文學女神張愛玲說她白癡的程度。她不會割火柴，也不會往瓶裡灌熱水，因為，從小到大，都是別人替她做的。她甚至不知道燈繩在居室的哪個部位，因為，她似乎也不用自己開燈。所以，後來，當她晚年自己獨居的那20年裡，她只吃超市供應的成品或者半成品食物。她的拖鞋也都是二次性的，一買就是一打。

就我自己來說，到現在為止，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削蘿蔔皮和土豆皮的時候，多少次削去了自己手指上的皮。我也曾因為疊疊不盡的家務，先是憤怒，後是沮喪到差不多準備放棄一切，坐在地板上發呆，甚至哭泣。可是，每次一個小時三個小時的放空之後，我都是自己乖乖地就範，向生存本身這個怪獸就範。拍拍塵土站起來，該幹什麼，還幹什麼。

我知道，自己還不算是最慘的那個。雖然，在切魚的時候，我切破過自己的手，但還不曾如我一個寫詩的女朋友那般，因為剝肉把自己的一截手指割了下來。幸虧她當時的住地離積水潭醫院比較近，那裡的接骨技術最好，才沒有成爲十指不健全的殘疾人。

很多年過去了，她和我說起此次事故的時候，眼神裡還有恐懼。可是，沒有辦法，她是女人，是母親，是妻子，她有女兒要養育，有老公要侍候。當她成爲新嫁娘的那一天，她也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她和我一樣，在燒壞了幾隻鍋之後，終於初步明白了一邊在讀小說，一邊在燒菜，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現在的她，已經是舉重若輕的廚房女神級別

了。她在前陽台上種起了細香蔥、小辣椒，在後陽台上有3口陶罐。一罐辣白菜，一罐鹹鴨蛋，還有一罐醃蘿蔔。她的冰箱裡琳琅滿目，但井井有條，歸置齊整。為了讓家裡人吃上新鮮而不是冰鮮的魚蝦，她把金魚缸當作食魚缸，養幾尾魚一群蝦以備不時之需。更不要說煎炒蒸煮樣樣拿得起，放得下了。

我經常開玩笑叫她生存大師。她也笑，說自己當之無愧，但受之有愧。因為，還有很多功課要做。中式糕點她基本上都會做，饅頭、包子、餃子、麵餅什麼的，她做得又香又快，超好吃。但西式的點心，比如烘焙蛋糕、餅乾、麵包什麼的，她還在學習過程中。學無止境，生有涯而學無涯。

她說，其實廚藝入門之後，樂趣也是多多的。世上有那麼豐富的食材，香料的品種之多，幾乎數不過來。一個廚藝精到的人，一定也是一個飽學的人，一個動手能力很強的人。因為，他需要博聞強記，還需要身體力行地實踐，執行，體驗無數次，永不停息。

所謂入得了廚房，上得了書房。在她的廚藝精進的同時，她的寫詩的才藝也有在節奏地進步。通向羅馬的道路有千萬條，解密人生的管道也有萬千條。她說，她對人性的認識是從農貿市場開始的。在和小農小販的討價還價之間，她學會了很多人情世故。她現在放眼一掃，就知道哪一張臉是善良誠信的，哪一摞青菜是新鮮的。似乎世界在某一天的，在她面前豁然洞開，敞開了所有的生存密碼。

也因此，她寫的詩歌不卑不亢，有風過，有雨下，有人煙。而一個懂得拿捏煲湯火候的女子，她也一定懂得生活裡待人接物的進退與厚薄。有

一天喝下午茶的時候，她感慨地說，人到中年以後，慢慢地喜歡清淡的輕飲食，簡單的日子，卻把時間和心力漸漸地移情到了詩歌裡。一個人如果沒有前面大火煎炒，忙亂不堪的人生做底子，很難想像他會有足夠的智慧和經驗來體會現在的清淡口味，以及每日無所事事是如何的美妙。

前不久我重溫了一遍韓國電影《詩》。講一個60多歲的老太太開始學習寫詩。她和孫子一起住，她無意中看到社區裡有詩歌培訓班，她報名了。清風吹過樹梢的婆娑，流水的漣漪，她聽到了，看到了。詩歌的韻律在她的唇尖滾動，詩意漸漸充滿了她的心田。有人深夜哭泣，有人無辜死去，很殘酷的一部電影，卻因為詩歌的律動，讓人感動，依稀不已。



網上圖片

世界會變

最近港大的世界排名下跌，又有跨國私人教育集團EF Education及EF Englishown公布「二〇一四年英語能力指標報告」，顯示六十三個非英語爲母語的地區中，香港跌至今年第三十一位，得分瀉至五十二點五分，跌落中級程度邊緣，再跌就落入低級程度國家群。上海今年更遠遠拋離香港，上海得分五十三點七五，首次大幅拋離香港一點二分，北京及天津分數同樣較香港優越，韓國、日本、印尼及台灣排名都勝過香港，分別排名二十四位、二十六位、二十八位及三十位。得出的結論是香港人英語表現與香港作為英語商業國際樞紐地位不符，這是很大的警號！有人會歸咎於香港轉爲母語教學後令港人應用英語能力連續七年下滑，報告分析，是上海正發展成最重要的亞洲國際商業樞紐，正是香港及新加坡過去數十年擔任的角色，市場需求，人才自然會產生。香港大學生爲何仍沒有危機感？為何仍追求不切實際的東西？

如果頭腦清醒點，早就明白香港不是獨立國家，點可以完全用西方國家的那套管理方式管治呢？嚴格來講「五十年不變」是否應維持一九九七年前行政主導立法的管治模式不變，為何目前好像立法阻礙行政？相信中英談判訂了香港「五十年不變」是希望讓港人保持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不是要繼續做英式殖民地。哪有一個社會是「五十年不變」？你想不變世界潮流也推你向前。

香港與國家融合是必然要發生，有些港人抗拒，相信是擔心內地一些劣習傳染到香港，這很容易理解。正因為如此，香港應想想辦法設計一套適合香港獨特模式的完善制度，發展自己的優勢，不是時刻想辦法同中國分離，同中央決裂。君不見在澳洲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元首大合照時，習主席站在中間，俄羅斯普京也只能站在前排最邊的位置，港人想憑香港本身的條件，你可以在國際舞台站哪個位置？那些說甚麼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所謂的文人學者簡直大言不慚。

隨想國興

興國

我們常說朋友朋友，朋友自然是同窗或者是志同道合談得投契的人，有時也會指的是戀愛對象，比如男女朋友，但不想讓人知道交往已久隱瞞戀情，介紹時就會說對方是朋友而已。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雖然早有籌謀，但這場猶如颶風而來的「佔領」行動，規模之大，衝擊之烈，不但令特區政府有點措手不及，也令全香港市民錯愕。如今，「佔領」料已進入尾聲，人們也開始進入反思反省階段。特首梁振英把它總結爲一場「失控的群眾運動」是個中性評語，符合其身份；但他承認說，我們的青年年工作做得不够。

朋與友

我們亦會把朋友稱爲友人，但不會說是朋人。我們會說朋比爲好，但不會說友比爲好。朋和友，這兩個字有什麼區別？

我們形容東西很大的時候，會用「碩大無朋」或者「碩大無比」四個字，可見朋者比也，亦即是解作同類相比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說朋比爲好。但是那個東西很大，說成是碩大無友時，就無人知你說的

是什麼意思了。可見朋和友是不同類的。因為朋有相類的意義，而友則無。

友的意思，有志趣相同、親近相愛、結交協助，以及「或群或友」的友，《詩經》說到野獸在一起時，群指的是眾多，友指的是兩隻。我們日常用的友也友物兩個字，幾乎全部都是好的，一如朋友一樣好，比如友邦、友愛、友善、友誼等等。

朋就不一定了，如朋比爲好、朋黨比周，就有互相勾結一起做盡壞事和結黨營私排斥異己的不好的意義。這也許是我們能說友人而不說朋人的原因，因為如果說朋人，就可能有上述不好的意義在內了。而友人嘛，則除了開關之後，都是相互扶持的。

友在《詩經》裡是指兩隻獸，朋在古書中又指的是什麼呢？《山海經》說：「有鳥焉，群居而朋飛。」朋飛，指的是一起飛翔。朋友是眾多的，友人可能就是你和指定的那個人了。

青年向上流？

我很奇怪，成長是一個過程，每一個今日的中年人或者老年人都從青少年走過來的，都是經歷過一次又一次的社會動盪、經濟高低潮乃至生命起伏，不用說年輕時，中、壯年之後遭遇人生滑鐵盧者也不少，誰來幫助他們？還不是自己跌倒自己爬起？

其實，有哪個年代、哪一個社會的年輕人沒面對向上流的問題？出來社會工作幾年就可以買到樓？誰說年輕人結婚就一定要買到樓？爲甚麼不可以婚後才慢慢累積財富，而要社會、政府爲他們墊支？未勞先得？在歐美，在內地，年輕人也不有同樣問題嗎？

社會是在不斷變化中，全球都是，爲甚麼香港的年輕人非要窩在這個小島才算有出路？美國天空大，國土遼闊，年輕人從東到西，或從南到北，很平常；小國林立的歐洲年輕人跨境跨國，謀求發展，也很普遍；內地以往沒自由，想走南闖北都沒機會，今日不同，南下北上，東來西去，不但可以體驗不同的文化，也是一種拓展未來人際關係的契機。

香港的年輕人不可以向上流動，可否橫向流動？青春的魅力在於活力、動力和燃燒，因為他們有時間、精力，跌倒可以再站起，勇於嘗試，樂於體驗才應是主調，而非只是謀求一個安樂窩。